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星堂集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謄録貢生臣陳昌敬

懷星堂集卷十三

明 祝允明 撰

書牘

白郡侯林公為校勘郡志帖子

其稟有郡志科第表生已再勘一過標記誤處往與杜先生面詳過付與章浩領訖今稟欲乞再將志書二部付生於內但除本朝各項人物全不看不動外其餘自首至終生當校勘一過亦不動其文字但看得中間有

寫刻字樣差舛者擬用硃筆標記一本呈送案下一本生留下備照不然誠恐重刻表後餘誤未盡正印出仍前未為停當有孤委托仍乞將各屬州縣新舊志書見數交付與生以備參考校完一併呈納恐反勞尊不敢面稟為此謹具申請伏乞鈞旨賜示進止

上俞都憲論備賊事宜狀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

葢聞事有本末善議者先其本耳豈遂置其末哉兵以謀為本然無驍毅之衆可乎謀在智者出之至於施行

直須將士今賊雖偪近形迹未接謀之先者宜在選將練卒積粟堅壁四者至於比肩握仗周堞而立此圍城時最後事也呉人輕脆誰不知之語曰以不教民戰是為棄之今為是將以備賊至而禦之乎亦姑以示我之有備乎如謂禦敵是棄之也如以示勢賊素輕視官軍萬一有覘諜在城中見此輩怯愞殆同兒戲適示弱爾假令賊奄至當以何人為將武弁誰可守吏誰可烏可不豫定哉轅門之士素昔校閱既不精練今何不日嚴

操演縱不閑習亦愈於執仗擁闕徒事呵喝也抽點民快全是應數而已何似招募拳手棒師廣及下縣素有慣能騎射運使槍刀等項器械之人使為教師團結民快分令操演然必審究來歷明白須是土人以免賊之姦偽既已團結若鎮江報賊果南則急分屯節節禦之自楓橋滸墅望亭以接無錫或令先行量撥軍快委官部領於楓橋屯劄衞護居民流竄令賊衆在江神都雄固必不敢犯淮泗上游又不可返則惟有南入京口東

趨海道耳海道之備姑別議之萬一京口失守則將何如愚以為賊雖猖獗不得船與操舟之人决不能行今既小失於江莫若會報常鎮松嘉等府北自京口閘南自杉青閘委官守把一應民商大小船隻俱暫不許往來或有緊急官船不得已須行者只令一船單行其郊外以至下縣地方但有水路可以出江入海者一體把截船止許往南不許往北近郡之處如太湖沙湖諸處網船素皆私賣魚鹽與賊為隣亦行各巡檢司嚴加密

切覺察止容在湖網漁行泊倘或賊人已入京口即命
各屯將領速引所部軍快奮勇出奇多方剿禦其詳此
未可以遽悉其時卻行添人防攔前項湖船不許出湖
若江上防禁嚴緊賊人無船可奪守京口者只宜相機
設奇或多用火器以壞其船則上策也壞船之法自來
不過數端如鐵鎖錐綆火箭紙礮油荻灰豆之類大率
如此并臨機奇巧今姑未詳但本府今所得為只是選
將練卒為要雖曰上兵伐謀然孫子又豈單軀徒手可

成事哉但今所陳事勢頡頏牽掣彼此難齊非尊位主維固有不可今所望惟明公爾至如積粟之說則須調停堅壁之說則須確實今皆謂城外富室巨商之所儲蓄如錢萬里橋等處囤積官宜移運入城以防閉守旣封禁矣然城内固民外亦民也合無量抽其半入城樁貯餘且容其糶與本城内外人家以安附郭之民仍復差官監糶不許假托載運遠外及糶與下縣别處之人却於南邊下縣積粟素多之家量借入城倘果用過許

後官民設法還價其有厚儲願應勸借者照賑荒事例
奏請從重賜級旌表此調停之謂也堅壁之計亦姑未
陳古有由地道水道以入城者此難昌言大要先須多
搬木材竹石在城内沿濠四散堆垜以備急用善泅之
人亦當募備各鋪蓄賣硫黄焰硝悉爲稱收在官用過
給價不許存留在鋪大抵江南之兵水戰爲多水兵之
勝火攻爲多今城郭内外人心揺動士夫必懐長畧而
未見㑹議之圖細民仰恃官府而未知定筭所在愚生

譾昧不知兵事謹以千慮之一冒上左右不敢廣為敷
援稽擾耳目或布褐之士抱策伏謀恐自有之尤冀博
延切問以廣忠益謹狀

與興寧師生論鄉飲帖

鄉飲之禮主於尊齒尚德非他宴饗者類故其人寧少
而不可濫昨擬數人令稍斟酌之大率不越執事之見
但似絶少然不可徇俗也屬吏言曩昔執事秀才亦與
席愚竊以為不安夫坐而享者為尊且榮之也贊禮奏

歌皆為享出如贊奏之頃當出席而有事其隙入席以與飲則是忝禮樂爽名實不足為尊而適為勞不足為榮而適為褻不能當於禮而安於心以食而不以禮非所以待君子也愚故欲改弊習請質諸高明以為何如

與分廵黄僉憲

拜辭後抵縣賤體困憊猶未管事反覆省委二事皆未妥貼不敢率易苟從今具一牘并狀申繳察院謹以副本呈覽所望於我公者必為調停不失上下之望至扣

至扣生自顧不才但縣民亦頗相信不惡此歸士庶遝及一舍之外有過百里之外者令紛然欲赴上司保留非偽也生欲止之則不忍欲趣之恐近釣名亦聽其所為耋今將舍下趨大固無嫌於顧留亦是辭富居貧之類耳聊附達知不足介意生來此僅歲餘而處外者强半如此紛紛益思税駕但愧未能勇決拂袖即行耳惟公加念之不敢覼縷

呈分守劉叅

臬看得本縣往時擒盜保民之人有民壯四百名內設總甲四名領之千長數名各設總甲不等每甲督率鄉夫三五十名凡此二項卒徒皆係平日訓練閑習臨事累效功勞其後民壯裁減止存二百五十名千長因之今值鄰封多警之秋本縣老長黎庶輿情僉欲將民壯照舊增加千長照舊設立如此誠為合情宜俗有備無患之圖生方與衆講求先此申稟容俟議諧別具申請詳定其間有舊千長練廷爵者尤為驍捷屢立戰功縣司累有保舉欲令襲

授撫猺巡檢職事此實合縣公論上司亦已洞察但因循久未克就今此具申伏惟審訪裁納俯賜俞允民猺幸甚除公移呈達外謹具陳聞伏惟台鑒萬萬

與徐州

稟生辱台嚴不以屬吏見待輙有愚見不敢不盡昨蒙諭民壯事生之分惟當遵奉而行但其間人情事體稍宜處者益以此輩累曾擒賊是於官為效力而與賊為仇者也今若退之則衆皆解體而人不勸賊亦將玩官而復讐矣

又近日擒盜其中多與有功令各上司皆令賞勞總府又令分巡道查名照軍門賞格給賞候文移至日遵行則又不可退而復進以生愚見莫若俱姑留之容其自效以觀其後按臨較試去留其新願報效者或令附名隨操以伺後舉亦不負收拾材幹之盛心而新舊之士皆知感恩奮厲誠為便益生恃至愛忘其僭犯上陳伏惟鈞宥萬罪萬罪

呈分巡顧僉憲帖

小子鄙猥無似伏辱大君子頫賜納受又獲洨蔭桑

梓之末榮幸何勝寓京時受教深厚方愧不能仰報今
又得與節鉞之屬所謂二天獨有者古人以私而小子
以公其驩踊激切誠不虛也在省復承名款彌隆感戀
今以刷卷吏去輒敢具帖申稟小子不敢離所守以躬
謁麾下吏往即與生同載儌餘寵百凡公務中切覬包
荒霽威垂賜憐憫一二小子不特有光而已外調土兵
緣府中文移十一日方到煎以民壯糧户四散不能速
辦餱糧之費雖上司有止給行糧之諭此輩單赤若使

窘薄安能奮厲用命以此少緩啟行統惟鈞鑒海容不任幸甚氷霜之上不敢以儀物冐突統惟台照不宣

呈分巡黄僉憲

承教欵歸感戀無既朝廷求舊佇倚國之老成公方簡寵巍俊休佚之圖豈道與時所宜請安高駕式副後輩瞻依以須𠢬命有如不肖么麽偃蹇非敢姻缺二字於塵泥升斗間草茅之懷寤寐不置亦以時消息少遲旬月非以歲計也然而未得自遂致其將柰之何昔人詩云

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矯之者謂事不了即歸乃得歸耳若事了則又不舍置愈不能歸矣此論固善然人之心事有可語人有不可語人察其志適所趣乃自得之若使不得其趣必以所謂身事者如功名富貴之類以為士君子之所不論者又可計於了不了耶如斯論固高其於人情不盡也苟敗義者士君子必不為已義有委曲隨時制之何固何必何必以身事為錢刀田舍類耶偶因陳謝輒贅瑣鄙唯我公大人垂亮

外有拙藁紀事四冊呈覽又洪氏夷堅書二冊并上後
更續呈亦稍為公退食解頤之需耳此不足以請裁教
切仰階屏不敢屢溷堂寢輒敢遣人捧獻伏惟台畧幸
甚

六月廿四日河源東鄭尹自修

賤迹考滿今始成行殊當大樂然竟樂少而慨多唯公
知之必欲候謁行色稍急又此中情事忽忽一相對亦
安能了公亦不恠在兩心懸照耳縣志二冊附上未能

忘言者悉伺後訊即觧維矣允明萬罪萬罪

與施聘之僉憲

不肖獲事四方君子亦多矣過荷甄收亦不少矣然而私心投注竊為見知之深謂無前于執事者故昔者有固交之陳執事固亦不以為過為棄然而比歲形迹則亦闊矣不審焦爛殘薪猶不絕於中郎大雅之傍乎自甲戌都門一別又更一甲且一紀矣中間濁跡升沈幸不幸皆不足向高明道之獨索居𥨊夢之際每一念君

子即如玉山在座彌久彌至也非讕辭獻諛執事固能諒之矣嗟乎人生有幾一紀耶當時勸試之舉執事將成就僕之心何心也此當雕肝琢腸唯恨當時拙劣執志不終竟兩失之徒負君子淵崇之德惶恐惶恐耳執事向來凛秋霜之操今日霈春陽之澤明良既翕雲龍方騰位業烜當代風聲鼓青史後世因以知公之友有一祝允明其亦幸甚也已由兹以後公之巍勲仁績當得之邸牘口碑高篇大製當得之郵筒崖刻唯面教杯

驩不容易而得良用耿耿抑人生萍梗浮蹤亦何用意必其為知為益但得心不如金可鎔石可泐耳㑹漢齡之姪時道公恤漢齡死後之事之詳其一族生者死者負戴仁恩非僕言可盡今時萬里涉巨浸圖返旅櫬非公終厥賜復將何賴時行輒復具此託致左右譬如良醫已投神劑于瘵者旁人且更為瘵者家進刀匕奉水火以須良醫必不恠也外土怕聊引遠念興寧志附上恐亦已有之聞後政頗有增益或得命印一二本寄下

尤幸僕在都有懐贈執事鄙詩三篇崇堞倚紫冥云云又謝邀遊東郭草亭三篇共傳修禊事云云者拙稾具在又有奉贈七言律一首失稾全忘其詞倘惡札或在行槖暇時命小史録寄益佳舊作濟陽登太白樓寄公一首不記曾寫呈否漫録并上周時得值齋中丞乃壻陸子餘手書併僕一箇圖欲達之然非執事為之先容則徒持萬里之書至而不能達也統望丙裁不肖居憂中不敢用月儀頌祝常禮伏惟台亮久明荒迷不次

上巡按陳公辭名修廣省通志狀

惠州府興寧縣知縣祝允明狀右允明伏聞古者上下之交傳志列事則以書啟今世屬吏之於上官乃有不敢又聞卑賤之於尊貴有所陳請法當面稟勢不得面則以公牒令允明纔辭斧鉞所陳不過面委之事亦不應隨復託諸筆墨煩瑣突冒誠以今所欲言出於垂辭之後其間心志事體有非公牒布露可盡以此反覆事勢敢以狀聞凡公所以期待允明超越典常太過冲挹

可謂歴千萬人曠數十百載僅一有者誠古賢之盛節
昌代之美聞為允明之圖獨宜感奮有命則從以求報
稱而已其他皆不宜計何況褻瀆煩言以至於此但緣
伏自揆量事難勉副是以不敢輕從上之閎闊期待重
於丘山下之不肖跛躄艱如跛鼈萬不得已乃敢僭敷
悃臆塵黷昌嚴夫公之待允明者以為僻海小邑撮土
子民金榖訟牘無足煩為不若去而為文辭務述作既
高且迒功或可見然謂能為文可當述作則既不敢又

謂民社之事有不足爲則又大不敢者竊自童弱歸誠古賢游夏祖宗歷朝工匠黄卷日對師友周旋雖挂名黌籍勉事時學其實醉心古典朞畢華顛既而摧頽場屋時文日踈好古益篤雪簷燭牖汩汩筆硯或言心紀事或論政糾俗妄有所述頗就篇帙故有祝子通五十五篇祝子微二卷祝子雜缺二字二卷大游賦一篇蠶衣五篇浮物一卷野記四卷成化間蘇材小纂四卷太中遺事一卷武功佚事一卷太僕言行記一卷先公門人記

一卷語恠四編四十卷文集六十卷後集十卷集拔二十卷其他與人共輯先朝實録輿地志記暨及小雜詞說又不與焉以是知者妄稱能文然自顧愚陋不敢當也今使以拙才闇識荒滯之筆卑微統屬之身而網羅十郡之見聞揚搉千載之人物欲得文善而衆信豈不難哉此其求諸已而有不敢也幼承内外尊長則以仕學之規並教之又竊自悳古人志於攷字之職者如漢劉梁之流以及唐宋才哲辭中職而請外補者甚衆此

於愚心甚合竊妄以為他日獲登一命苟得親民誠為大幸五應鄉薦裁忝一名七試禮部竟不見録曾未嘗有毫髮怨尤怨懟之氣衆人盡知非敢妄繆迨戊辰年會試下第朝廷纂脩孝宗皇帝實録伏蒙當時元相欲薦允明入中書執事筆札允明自審力辭不就惟默感恩而已逮於甲戌赴選天曹乃得今命當時允明非不知其至卑而勞地且僻陋然而分之所得志之所安不敢辭避今在治所雖誠荒鈍無狀然使以為卑且勞而

惡之則實無此心何以明之使有此心則當時之薦已辭不受豈有初願而來今乃不安其分此其心事甚為彰明今荷殊私愛惜期待欲其舍仕而學實公倍萬恒品之厖恩而非不肖匹夫之志亦惟默感而已不敢自昧不揣妄即冒從倘必謂其不可當官而俾之終身執簡掉筆是實腐豎無用之材則亦將焉用之又聞重過於待欲以非常之格内選之職辟之此尤小人萬萬不敢當者何以明之使不自知欲慕華近則戊辰之舉可

就令殆十年豈有昔既辭之今乃反萌覬覦此其心事亦甚彰明就使恩府必舉設得俞命久明亦斷不敢受天地鬼神所共鑒知非敢欺飾唯領恩府知遇覔異刻之肝骨萬死不泯今自扶疾回縣氣體困瘁日治藥餌未能臨事誠恐稽延孤負委託干犯憲刑隕越戰灼不勝迷畏謹具狀同移文申請先陳猥賤之心其諸事宜總萃其說畫一于後

一著述郡國史志須籍鴻博之才久明識見庸陋才拙

學淺不敢僭妄承此重責如蒙免賜鈞命不勝感戴之
至
一本縣雖僻小地方多故止有甲職一員更無佐貳守
土如蒙姑容勉守分內執事庶免民人責望
一蒙委署攝南海此係公法不敢違抗但臨辭又蒙鈞
喻至此不責吏事但帶空銜俾之専治文事如此則是
公為尸位廢職雖極尊威命所臨不敢昌言至於街談
巷議反唇腹誹必所不免以此思之不勝寒膽畏縮且

既握章綬則錢穀之出納刑辟之擬議豈容不知若但瞪目署案不行綜究則其間後有失錯咎將奚歸誠恐不惟浮議難遏而法亦難通倘恩府必欲舉修文之事則署印之後乞欲勉幹職業一應縣事無不與聞撐持處置即如尋常署官事體一般但於察院司府朔望叅揖常規及迎送之類明賜告示量行優免至於總鎮市舶衙門亦恐不敢推避又若支應夫馬等事亦乞明賜嚴委佐貳分管稍得竊隙工夫以從文事如此庶幾可

以盡瘁黽勉趨應嚴命若但守筆硯不親民事甲職螻蟻塵沙之膽萬萬不敢當受方命之罪

一既攝南海計未久新官即至其時文事不終不敢還縣實是置身無地若既不治本縣又不攙他縣使之退處閑居惟務纂修全無事管則是已為閑人渾無職事不惟上誤鈞愛而亦空負國恩不惟外蒙私譏而亦有涉官刑慚惶震悸不敢對人伏乞鈞裁俯賜明示

一修輯地志誠為一邦之大務一時之盛典公天下後

世之心也然人心不同公明者寡同恩府者未必皆然一涉予奪愛惡紛起此理勢之必至小人才薄位卑識所知畏凡以此事罹謗毀者至多小人親歷者二其他所聞不可枚舉其甚至有罹禍敗身者古今皆然人所共曉即如閩藩黄憲副先生舉事之時亦嘗為人投以匿名之牒者二況茲通省之事萬口所集其間好惡之私權勢之託卑微之手何以當之只今亦已有旁議者不足瀆聞倘果欲為必乞鎮以鈞嚴之重備行條約除

舊志外凡今所修其間一應事件如人物之去取低昂事實之訪擇筆削一一皆須各該郡邑分委官儒耆士先造郡邑志稾一本申送案下一本逕付館所必待鈞筆判示應合收否以憑筆削如古人作史亦有稱制裁決之例今須遵依此式庶敢遵依

一是書之修必當寛以歲月且修且訪庶少遺闕舛訛汗青之辰誠未可卜第恐恩府歸朝有期允明輩竣事無日霜斧去後人異其懐孰能主維以完盛舉於時已

經動支公帑錢糧勞役幹辦人衆使或有人以為受直怠事縻費無功加以稽覈責併某等無主無援曷免咎戾於是不徒孤恩府之公心某等雖獲譴而無補伏惟鈞照裁處降示一允明蒙二天之恩死且不朽此皆肺腑衷情非敢矯詐均乞電鑒霜斷但上不負恩府之心下不失草芥之志焚身粉骨所不敢辭以前件狀謹録申聞伏聽鈞旨

與唐寅

足下之澤我厚矣夙昔見足下才峻志遐力量又捷意鈍敝者後必為所遺每討論頃輒不盡所詞意足下之越吾也至其後足下之峻者益峻遐益遐捷益捷僕之所深畏而終不遷者計特足下一人耳然幸到於今不遺吾嘗謂今之學者與昔大異要異時所就亦當大異夫謂千里馬者必其朝吳暮楚果見其跡耳非謂表露骨相令識者苟以千里目而終未嘗一長驅駭觀於千里之人令慕服譽讚不容為異詞也吾昔窺是業甚蚤

及其漸深時乃更以自淺袖手瞪視者甚久不敢姑一跳躍以得躓跲馬故且循涯而涉至於今雖畧獲其蹋武然故乏踣鐵之蹄料其後恐終不入伯樂氏目極自恍也然不能忘望於中每覽足下詩筆必興觸此意或相面則輒爲家市薪米之語所先氣已衰暗此意竟不得大發而長鳴之鳴呼人相出在一城郡其事業同志思又畧近乃不相有增長如是夫歲暮科程期迫猝猝將各南北又坐病不出百朝分矣奈何哉奈何哉夫善

劍者必用名劍今名劔具在吾將以善劔名必深其法
而後用苟術未諳或中路而止然且漫用之則必有觧
揹落腕之悔凡今之自恕而不進者其畏在此厲哉足
下大諳勿止毋敗揹腕為勞拙者笑僕尚有論術一二
語忙不及告矣或在後書
不肖心事支離勉强出山雖未知所之遂否然深憂疎
蹤涉世牽掣之際并失平生伯虎英朗所談類能中人
肎綮於此行能以一文為規助否忉怛

答梁文伯

訃至承尊公奄棄館舍僕雖未獲親侍芝宇不覺放簡駭絶何蒼蒼之難諶一至是邪人所為御世不負靈稟者才所為受天之祜質諸幽明合契自必者德二者有其一或備而未純意亦可調酌以取福何至皆具而竟不酬如公者哉孝誠過人想慘割寃毒如何如何數千里懸隔不能犇弔左右所以慰而祝者亦唯在順變節哀留不訾之軀全忠孝之託幸甚幸甚又荷餽練之惠

恥踰几杖使旋卒然奉答不謹總在諒恕嗣有便翔無吝教音卷帙二遣去外素綾二幅附往投涕久明悚息

柬何文西

客厨乏良醞亦是急務昨見君所泥尊滿地是君或二方者乎能分一苞過一河單酸也青蚨繼往乃故園價倘欲鄙句為傳猶能搖脣鼓舌誦伯倫之頌唱子美之歌也

柬錢二

今日不審公蹤跡如何可出山否若不出少頃允明來就公小談消暑得否山中諸公有韓文煩借外集看一處

答史隨州

引之太守親家先生閤下違别忽久縣思不釋雖不及數致音訊如瘖人之望語瘦人之望起其口無言其足不前而心日深也賢嗣歸得手教矍然為之大呼疾躍僕疾瘳矣凡閤下所以勞藉僕者咸出眷愛之情惟飲

佩懷感而已不能塞過望也若閤下者以古人胸腹才度而當今人之地位故不免自覺戾契爾爾然嘗試論之古與今之世竟誰為勝邪今人不能今何古人之能古也少紓賢勞之嗟調重眠食為隨人慈哺為古石杜申氣大歸要無負我天子與所學如宣公語䰟階耀柄公道亦自在朝廷可昌言祝之也喜遇便風稍答一二外郚句一篇忙遽無鍛鍊功且鈔上亦聊以寫心又奉先公集吳越書幸置之賢嗣字文勉就再寄使宅寒家

論矣由善人以至聖人固足下所能也所學也所願望也而皆未嘗卻飯則足下之卻飯何居乎由聖人以至戎狄未嘗卻飯卻飯者獨有神仙家者流或言之夫神仙者外聖與愚而别為一道然其法亦自有效從之者必盡其方而后可收其效不得其方而且為之則不獨效不可收且更有害而其方則不可户得而人習之故其言卒歸之冥茫空虚繆悠而亡徵就使有徵亦非吾人之所能從而謂足下從之乎既不此從則足下之所

從亦聖人耳夫從聖人不從神仙家而乃卻飯是真以疾耳然疾而不思療則又非真能從聖人者也今姑問之足下從聖人乎從神仙家乎則必應曰從聖人夫從聖人則必不卻飯卻飯則必思療卻飯而不思療是非從聖人也非從聖人則盍亦姑從神仙家力盡其方而覬收其效可也而足下又不能矣如此是上焉不從聖人下焉不從愚人外焉又不從神仙家之人足下之卻飯果不知其何居也夫上不從聖可懼也下不從愚可

懼也中不能外聖與愚而若外之而又不能真收其效又可懼也彼既懼此亦懼是懼而又懼也舉大可懼三而足下不懼焉此僕之所未喻而為之竊懼而復為書勸之也若夫飯之所以不可卻與所以療之之方則非此便應悉者唯足下開納而毋使僕之終懼焉則繼此當更議之無任切切允明頓首

與施別駕書

僕聞之歷艱危之後者知憂人之憂在出人之地者可

施成人之力故脫波濤而立平陂乃詔來者以尋舟則
言之者眞聞之者聽矣僕之少也竊幸生於賢邦仁里
而出乎詩禮之庭當是時也恬然不知米布之價況餘
事乎日惟從先人求紙筆耳闇室獨坐每自泰然而喜
以為生得内外尊長之誨迪若是不二三十當粗成人
也忽而授室倏而抱子曾未轉首而繼遭大罰羣美頓
革霍然如電掣星過凡舉其所恃以泰然者邈不知所
在矣自是志趣荒落履踐鈎棘以至于今竟為愚不肖

尊幼悉無恙不足多述凝睇西南馳思蔚然

與都穆論卻飯書

元敬足下嚮晏見堯民言足下不肎加飯從平旦一餐后或過午不食僕初謂足下當是在爲文詞或作字時心有在而忘飢耳心有在而忘飢僕亦恒爾未足深異以復問堯民堯民曰不然僕不信也比訪足下館中當足下朝飧後與談半日甚勞堯民出酒食食客食纔舉爲它客邀去足下與堯民與僕至客家更迭進酒客苛

勸三人不能禦强爲進迫莫乃歸足下與僕醉蓋等午皆失飯也僕至家連索飯食盡一盂即睡去迨一更四點倏覺又飯半盂乃徐步立而後寢計足下夜飯亦當與僕等耳次日問之蓋是夕竟不飯始驚且信堯民所語非爲爲文詞作字然也非心有在焉而忘飢也非與僕同也思欲走問其故與議所以療之之方以它忙未克然昨日與足下同諸友登虎丘始入山即講吟事擬韻定格格韻定即冥搜窮覽理筆簡檢策牘稍稍不少

休從者時進一杯亦往往麾去諸君皆爾葢所謂心有在焉而忘飢者居久之詩漸成草各復少坐期上船畢之於時諸君心稍縱適置吟事復酌酒進饌山僧急以飯薦衆速取飧恐取緩而飯窮也足下獨散步微吟如前僕力勸之足下竟不進也問故足下曰幼以飯時趣卧得中滿疾迄今不能多飯飯畢必走步數匝乃始可坐或稍不喜則遂不飯僕聞之始復大愳且疑足下蔵府禀於天果與人異邪是非可彊變也然則世真有不

飯而生者邪堯民曰元敬雖不飯然屢進雜餌但不急於飯耳僕於是疑釋而慁則不能已也因竊爲書勸之冀思所療夫飯不可卻也今天下有至愚不辨菽麥者然未嘗卻飯也有心恙不計死生者然未嘗却飯也由至愚而下之於嬰兒於愚婦未嘗卻飯也由至愚而上之而善人而君子而大賢亞聖而聖人未嘗卻飯也即有卻者出乎疾非出乎心然不思所療者未之有也今足下之卻飯者何居乎心恙固非矣由至愚而下亦弗

之歸宜擠黙擯其狀甚衆其中萬分一猶可以尾君子之末者則皆昔者之遺也嘗自思之其所由來固多大歸孤立無援之故矣雖然僕則已矣不幸矣又不幸而見鄉黨有抱附奇質之人亦爲世法所撓轙軻毊硊深有似於僕者僕雖跛夫不可以引途又安能忍心吞氣不爲一求援於高行遠步之人哉此所以有瀆於閤下而不能已也所謂抱奇而受撓者誰也閤下之婣子邢參麗文也麗文性行簡澹操持安定學富而覈文質而

秀在家在邦雖未無怨殆寡悔尤而勤功遠志迥不可攀未見其止將猶德驥伏皂千里在櫪循是數端謂奇質者非與然而進未升入印組以行其可用之學退無分業以安其草澤之高此猶可也惟士之常至於人間有身之累塵勞土役所以沸止水而翳明鑑者又可以勝言哉四年之前僕見其有衙府簿牒之語問之知其家故有軍事之誣於時僕固已竊嘆欲為之排解而愧不能乃至於今聞尚未已則其摧抑蠱敗也者當何如

哉抑此特僕所知一事例是而推固非僕所盡知而其視僕向遭之艱憂又何殊也僕不幸而不得人知今又不幸而見麗文又幸而見有可救之者則僕又安忍不一為出位輕喙而號鳴之也然謂閣下之救者又不特以在姍連之間師弟子之分也以奇質之人宜受救於君子也以姍連師弟則愚不肖者豈亦可救而愚不肖以姍連師弟而救奇質者以非姍連師弟而不救與以姍連師弟之嫌而不救皆非君子之用情矣是以僕反

復之而知閤下之必肯俯聽僕言而僕言之無愧也至於所以援救而成就之術則無伺於僕矣閤下德學心量皆追古人州里後生向者獲立一席之地以承緒餘其間蒙賴以成就者多矣顧於一麗文而未念及之邪故僕不免其諄煩之甚也如此未及而言躁瞽知懼有人謂閤下曰吾蘇山中有荆棘鎖一奇石則閤下必急曰拔出之有麗文而不拔出是麗文不如石也風氣春厲惟道體倍金玉

與連博士勸勿食牛飲水書

執事允明謂凡為朋友者輔仁勸善固其道之大如傅躬保生亦其職義也允明來南六千里接君子亦多矣於執事尤荷勤篤安得不盡愚衷焉允明少憙多學大道固未聞至凡諸人間衆藝事葢廣愛而兼求之其間如燒金術惡如仇風水大不喜不信相人祿命稍信不喜唯醫法當信且講索者然亦不及加力乃坐踈庸非不信也南中號最難攝身當倍務究醫理既來屢需疾

因不免時觀其書審其言以自衛雖於其術未至視向之不力稍力矣以是見他人嬰疾而失治者亦每好為之討論況執事乎自始獲交執事于今三秋其間聯坐共食不可以數計亦悉知見執事氣體之所宜與否矣比復知先患腰痛後患胃府不實且甚久焉執事善飲酒繼聞時時禁斷之然區區之見禁飲固美恐貴恙所自不必專謂酒要之脾腎多敝此執事已察而理之無庸鄙言昨偶會執事韋公舍頗聞以啖牛脯後脹懣因

復飲水遂至大下自天祐之輒即平康此亦無必大慮然而迂鈍所見不能止於忠告也夫水輔土以生物物供人啗以養者自其不須熟者外須熟者未能舍水火而成也其功能活人非可以少奚竢於言然而其性則寒寒則能傷人又無竢於言故水不可徒飲也有如壯實之夫或當盛暍或過燥食或作勞氣炎衝急則少飲之以殺熾燄可矣又若長江之北以接并冀雍豫之地土壤埴密剛燥人生堅實一日兩飽麪麰侑以葫蒜便

大啜凉漿去葷臭克塞自為甚適是猶南人之嚼鮮吸醴以清潔恬澹為暢者也故水在北肚無侵敗南方水土疏洩壚薄人得地氣以生其間脾胃亦薄若使平居餐麥呼泉流以代三飯如北夫然則必殆矣況嶺南海北地氣益疏人氣益柔水可易入腸肚耶鹵且戕者習俗苟忽或易於是若士大夫君子全親受葆天命愛身過珠玉者可從之耶又況居高廈坐明几黄卷是對賓朋斯侶夷然灑然而無塗奔市役之煩勞者耶又況王

體素有微痾易於觸損者耶以是啜水是決上游之洪以助易潰之界隄亦可畏矣牛肉之性本和補而質則韌結最難釋化烹鮮食之猶可至縮爲脯腊尤益緻實其力每倍焉故用者多於遠征於師行於幻術皆取其斂之細而散之大故以千里稱之脾腸素健者納之較他食消解亦少遲滯又況於胃氣素弱久多滯下者能克之乎故牛與水二賊也今先以牛踵以水是自引二賊以入室也牛者善伏强厲之賊也水者善潰誘亡之

賊也何謂强厲如一二人斂黙入室不覺其衆與掠而既處室中則奮猛肆擊一當千百無能禦焉何謂誘亡其方入也爽吻便意不覺其有縱放糜壞之慝既入則無問臟腑所受物良否并穀鮮之腴洸潰腐爛務盪蕩而去之用索我元氣無能固焉牛脯安禄山也水李林甫也均能敗國而并相遭於我豈不厲哉昔人傳杜少陵以啖牛浮白酒致禍或謂杜賢者寧以口腹害生是不然或無此事則已假令有之杜當時亦偶爲尋常飲

食不料有後憂不幸及之亦漫偶爾然可見乾牛之屬矣白釀亦水類故也若無端漫飲水者古亦有之近時吾郡有史監者其人頗好學然學不及王安石而剛愎自用似之嘗自謂知醫且妄謂水能瘉百疾其言曰天一生水物得水則生雖人病多狀第獨飲白水元氣自全諸疾自去他人未嘗信之監用其說於家一兒婦産後病灌以水旋没比自患病亦不做還自灌焉其軀素腯既灌肚脹如鼓吼聲如鳴雷竟即隕此亦明驗者也

朱彥修金匱鉤玄言孫郎中病所用保和丸與下引藥李明之神應丸宣明方桂苓甘露飲等皆以飲水致瀉此不易之論今奉去與王機醫案二籍并往暇中幸玩體之有所可否後聚晤時亦幸商確之或有高徒習慣二者以此為迂勸執事謂欲啖且飲無妨視此書為一場漫說話者此仍是其蔽更望轉勸之令信之佳

東韋邑博

仁人之室弄璋必是興門英物菲儀遣上不足稱賀聊

以志喜云爾莞入荷荷

復連博士

有客至人家主人之子欲厚待客而其父有禁令不許過豐是將從已意乎從父命乎況今上下司之間非獨如父子可以情言乃有法焉違之則得罪雖招客之怒亦無奈何矣來文尚不曾出與衆知知之則適來之禮亦不可得矣今抄其中批語一節奉觀亦以此送答二使可也日昨二使言乞生一視同仁是責其不仁也今

執事又責其不公不溥無權衡而有輕重是何僕之多罪耶然亦任之而已設使勉强徇之或致所出之人有詞不審二使及先生能代僕處之免之否愚戇奉復不謹亮恕萬萬

答韋博士

公方有大故且少之當戒行何以黹為此厚餽乎然欲引辭更是少敬秖領良愧荷也旦晚容面謝不旣

又

久明思公處岑寂況後竟當别殊為快快午後攜茶餅詣齋舍少聚晤先此奉白

請范簿

和山巖亦此地勝處明日邀公同一登覽已戒騶從矣用此申請

請連教與諸生

和山之巖亦此地勝處明日邀公同往一登眺已與諸高第為期矣不知今早有幾人升堂者曾道及否若知

其赴約者有幾幸就示知翌日早膳後請過縣偕行

答盛檢院希道

日候文駕至當遠迓致領教之願忽聞密邇便欲翔躍左右乃坐俗絆而弗能也事十九不如意固自足歎幻世如此亦又可一笑耳珍翰秘集兼下仄陋夜窓疾讀敢枕不輟將曙方畢拜此千金之貺服膺服膺恐行色快便草畧上答區區之忱浩然莫罄亦有鄙作擬録一二請正亦未遑暇前潮陽歸舟又成一繆篇久不曾寄

上令附去添一笑外粗穀一事薄効餞意藜漬京中家書夜間寫明早送上求附勞累并賜照畧

復惠州邵司訓

二詔使至辱手汗深仍不彼久别得此固足慰思仰亦增感愧耳不肖拙戇多獲戾於時唯爲歸計猶有所羈不能快耳執事疑其有清思殊不如所望可重嘅也頃通牘於河源不覺煩縷亦何足爲高明語乎唯領畧至愛而已因便草草呈答又以戎務當紛劇時弗能周謹

只此小扎且爾他亦可知不繆也西望悵然道養加厚為斯文重萬萬

九日請客

登高落帽皆為風師雨伯阻之雖病齒少飲安能鬱鬱獨抱膝坐屋子下對淋淫者乎駝蹄已熟請午前來呼盧浮白共銷之也

答毛尚書家訃

伏承先尚書國老府君倏捐館舍俯辱下訃驚哀無已

邦殄元老士失碩人海內同怛載惟大孝節哀順變用終大事容其走弔繐下乆明不宣

請會試友人小簡

諸君子用董子之經術賈晁之時務劉去華之忠鯁往獻于龍尾道將遂躡皐夔以事天子鄙夫偃仰烟蘿將未得遽面也驥騄臨發能無情乎乃於此月某日邀莅草堂為歌驪之敘君子惠焉

請合志友人小簡

鄙人暮境雖不能謝絕世鞅心契所趨時尋古哲與對晤抑古人有在今日者數賢幸不㕑遺而闊焉叅辰亦不善自謀矣謹以此月某日挐晞鳳彩戾止草臺所幸分輝疏澤照蒙蔀而滌塵襟烹茗張琴以肅君子能無情乎

與休承

某白休承承遣札溫慰良切感荷聞手勒黃庭入石此後人賴也自永和至唐代爲翰札之嗣者師模趨步益

諸體咸具今人鮮見唐賢小楷不諦能否烏有不能者哉余所見唐臨三帖散在殘存葢有之矣宋初述者故亦當然四子而後乃絶聞見米有禊序蔡葢非無餘未前聞恐余之寡陋爾所見僅高宗之搨本識者眇然子昂秀出㑹稽之跡蹈武交徧往復諄頻小楷尤臻高第故今人間傳本獨承吉耳皇代崛起之際遺材之製想亦有之沈氏得之擅場宣英而後則絶盡矣今所覩惟周晉二邸本小僻昌缺二字本數十年來學者鍵口不及

豈唯手乎名卿巨擘葢有能之而不為者吾鄉好尚若朱牲父殆可與進而偷安自棄亦可閔也邇日英儁雲爲青衿亦起永和容彩當由嘉靖吳州而還也乎足下家門傳硯會而通之良勝良勝幸為速鳴鐵頼拙者老矣邈辭中郎一揖虎賁豈非耄耆之一快哉

懷星堂集卷十三

懷星堂集卷十四

明 祝允明 撰

碑版

蜀前將軍關公廟碑

天下之達德三曰智仁勇三德相濟則道立而名正矣若夫成功其天乎漢步既蹶羣傑角逐英雄擇君斯其時也關公以為曹姦孫偏未足為輔幸而中山帝枝合徒於涿於是奔附禦侮情同昆弟則其智亦審矣及答

張遼之問以受劉厚恩誓死不背立效而去終不可留既而竟行本心斯得則其仁亦篤矣若夫雄壯威猛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當其没七軍降于禁斬龎德下羣盜操議徙避威震華夏與夫刺人於萬衆之中割臂於談笑之頃則其絶勇天授不假言矣故知敵愾者以武勇為骨榦而忠識為斷裁斯不易之勢也然而事或未終蓋天歷攸在非人所及亦世事有不幸之期亡運屬難諶之際焉矣或者病其獵中殺操之圖為踈鹵而失智白馬

顔良之殲為傷勇而失仁殊不知苟無所報則其身安得而遠引許野之勸可以見其素心未嘗須臾而置操也二者互鑒足可相明其與諸葛公不容漢賊兩立之志皦洞日月葢一貫而已矣奚其病歟公既没蜀人祀之其後遍於天下代有崇廣至宋大觀中追封為武安王廟號義勇而道家者流乃復奉之為神將崇之曰真君是又或一道也蘇郡有廟在子城中今存淳熙三年公牒石刻葢市戸俞拱等請府判執狀以置祠基者也

其前後顛末紀載兵火傷剥與時銷沈不可得而詳矣宣德間主廟道士張嗣宗與廟傍民何淵等謁告于太守沉公公驩然出俸金三十兩幷諭長洲吴二縣共出金數如之付道士為倡俾募衆鼎建之道士乃購木立殿三間湯彦祥氏完其陶甓以至裨字翼舍鄉人相與助而完焉廟成道士乞諸先大父給事府君為文紀事而以睽隔未果今住持張復真以諉允明因述廟事發公之志以勸詔逼識云爾言者多稱公為王及漢壽亭

侯王迺沒號侯亦操所表封雖挾漢命非公夙懷公所委質誠在先主終於前將軍者蜀臣也今亦本其心而稱焉

蘇州府城隍廟新井碑銘

夫灼蔡稽疑則混芒之貺答如響賓暘秩作則生成之大德以通故知效出化元功存幽贊天人協相乃彰厥靈慈隱顯相因而受玆玄惠況天地有自然之利明衹司衛護之權可以博濟民生蠲除物厲引而遂之亶其

宜矣蘇州府城隍之祠故無井汲而宅神廟墠多設香泉令任持道士戈源廣念凡肸蠁之地孚佑維同而潤澤之功玆焉獨曠豈昭明之不仁抑靈承之未至也爰啓勝想庸搆永功穀旦于差良工遴集相土于崇廡之下得美于右陛之側廼鑿廼穴其導其浚源脈既通飛流懋涌於是碣其底以樂石甃其圍以細甓崇其榦以上立慱其衣以四周渫泥淨盡寒泉乃洌上涵乾象下闡坤珍儷金鑑之朗徹過玉醴之甘潤其徑四尺厥深

五仞縣瓶罌以不羸運轒轤而收繘始乎癸丑之秋抄成於甲寅之春初尤復搆穹亭以冪游塵樹豐碑而紀成績邦之蒸庶仰汲攸歸懽悰允諧頌美莫口衆志旣合琢石宜文道士爰徇僉忱來命小子惟昔聖人之慮世也設險守國則列壤之城池以立利用養民則六府之水穀惟修井之爲事也軒皇創而良勲肇伯益治而善澤廣康衢謳而堯仁著旁穴出而虞聖章漢吏拜而貢忠唐臣鑿而成鎮以至玄門有溫凊隨人之聖跡釋

域有潛龍應呪之神驗仙醫以之而活人姙婦以之而
祝子其為靈異非可枚稱故有家之祀五而井居其首
自天子達於庶人其典一也有若城隍之主維以民物
為心彼如長壕環匝粤依阻以防奸細川條布繫分行
而利涉大氐宣泄㕓廬之風氣流通地土之理絡以水
為庸固其職也今而斯井既就神功益弘不變為體德
淵淵而恒在清通作用澤浩浩而日新恵而不損子之
者無窮益而各足取之者必得可以佐饔飱漑埶植薦

明祀和藥物輔年壽起疢疫延咸濟於有生表平均而作則者也玄祉洋洋霑遐被邇儒民飲惠敢忘載述於是敷序事實復勒爲銘其詞曰

天一生水濟雲蒸深溝高壘民是盛儆神之福神其聽惟井有作福乃憑剛中之食惟冽清甘津芬苾流渟泓齊和萬物含元精與邑不改均安寧邦民滋沃咸樂生冲而用之恒不盈神功帝力垂千齡人士仰沫刊鴻銘

鎮洋山碑

弘治十年蘇州府新建太倉州成遵詔命也堪輿肆其樞烝黎乂其謨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瑄建白之太守曹公鳳主維之同知萬祥等申畫之而陳規考工凝績垂遠咸出於州守李君也初治廨既立百具皆作而相維沿州之東滄溟環輸搖汩滔漭萬古不休雖新邦呀然傲睨踞壓而萬井衡夷無標極之形於是即廨宇後築為崇巒肖象三山中隆夾亞堅壤豐積樂石奇疊材木蔚章鳥獸馴習岌乎摩蒼霄嶷乎跨黄祇風蟠氣回

情愜埶到足以聯絡地軸支控溟渤州人歡聳征商歸
矚夷倭附服艅舶安流伯若興寶魚龍帖居乃稽勲名
山謂之鎮洋判州事龔君詔致命於僕勒紀其事夫兩
儀育物而川岳奠位王公設險則城隍作藩肇州封山
其來久矣又況惟洛食而周鼎定咸陽峙而漢闕依形
相之方孰可違廞然而不藉賢宰疇臣聖圖故龍門砥
石禹成舜功南交銅柱援標漢策厥令沙海漸被揚波
不聞所謂黿鼂協從神鬼授職因民而利職競由人然

非深不足以經遠非明勿庸以輔幽有如兹州俶搆斯
山罔與化機物情未云周審今則地理順謐水土平康
物性充而形勢强陰陽和而陵犯解易曰后以裁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臣也者承君之義以
致之民者也則鎮洋之創我后知始羣公作成乾坤交
宜人物攸賴豈不謂裁成輔相者歟非天下之深明其
孰能與於此惟李君抱英負傑直氣凜凜殆乎海其智
而山其仁者也早由進士簡擢御史繡斧所指霜憲峻

肅嘗道驅豺狼遂落仗馬廟堂楊明特起玆任然卧治東壖絃歌雞割非大賢之路明晨大行獨留巍聲共山無朽則民之懷矣永以有託君名端字表正棗陽人允明既纂瑑勤懿綴爲銘詩詩曰

繹繹新州僔僔崇丘拊寧大流厚土崔崔剛珉差差坎絡坤維三壺委形日䙰援明五岳連衡陽侯効職波臣屏息其究安宅都臺建勲羣公秉鈞凝於州君六府惟修人謀鬼謀以承天休乾清坤夷蒼生熙熙重譯祇祇

股肱其良庶事其康獻於天王

都帥郭公葬部人陳顒之碑

某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僉事郭公之鎮南畿也崇文下能有古名將風部轄之下苟具寸藝片策罔弗簡升時有蘇兵陳顒以丹青名公因引致戲下時賜延見俾解執殳之役肆興含豪之業山溪人物信發而成草樹烟霞無故而妙葢顒初法京師杜古狂謹中亦依範沈氏而其中情放浪外狀散逸又稍賢於外犬内豕之輩是

故吾曹亦知取之而都帥公明賢雅德遂能以貴下能
含短擕長焉及公移鎮淮閫時亦徵頤從事嘗棨戟臨
吴命作繪事因計期錫以良醴十甖殽果十席無下薪
粟如度戒其徒俾投其日晝之空輒沃以一甖曰不可
使頤憂珠桂以撓趣興不可使頤受枯渴以違性情庚
戌之夏頤復拜公于淮公留之數月賞予周賑穰縟有
加然且使人掌而時歸之曰頤太疎縱宜留縮以答其
家望也已而頤歸則已病矣淹留又數月竟死家貧不

克葬明年辛亥都帥公復以公程按吳閩頤之死尤復閔之即出俸囊白金若干兩付衛指揮孫君使召其家人用其半以葬頤仍尅日反命以要其成存其半買措以待頤母之死曰此頤未死志也我為全之於是其家敬奉嚴令卜以其年十一月某日窆于橫山修竹塢既得主事楊君銘頤之墓且以為借享仁公之恩莫須小人之口意有伺予猶未脫舌予旁聞感事亦奮欣衷爰陳大歸用告未識嗟夫自忠篤風靡上下不通卑列者

困役而靡怨高地者傲分而弗援甚者顓閼伎能肆唊手足獨何心哉長此凉德有如都帥公者挽拔幽滯彰錄技業坦蕩位勢周乎物情因公用人不廢無衣之職熟武嗜文同符壺歌之雅器人者明忘己者大至於送死明之與大罔足究之則既仁矣至於推愛所天委到滂溥則仁又莫止而勸孝之道弘矣盛矣是係公之大節偉畧豈特一頤之云乎於乎吾知挾纊之士思結草於默默之地者多矣

崔氏祠堂碑

祝允明曰嗟乎先王之道湮𢦏典制遷革人得用其私志與力也以盡身理以立家則以補國教法象不能嚴儀度不能周規模不能完君子取焉故禮不同也同意也故意本同乎出則物不同猶之可於棄之也故禮從宜三代之宗廟也自天子達於官師多寡而已矣後世臣庶易之以祠堂簡也簡者時也君子以爲廟禮也亡之非禮也簡非禮而禮意也不愈於棄者乎哉故禮時

為大吳江浰溪崔氏祠堂始作于處士文文之先有某官齡後有太學生澂皆得不祭于寢文是以有作嗟夫以禮則不可私復以今則不著以寢則陋故寧曰以簡以簡者人猶有不為者此則君子之所不忍而崔氏之不可不取者也若夫報本反始追遠尊祖開業承家之基惟玆之存則不遷於簡矣文必知之文之後人惟講此而已矣

無錫華氏濬二涇碑銘

忠愛利物之謂仁公誠盡己之謂義仁功有博狹義舉有小大仁義無廣狹小大也古之人謂君子之道四而一曰惠不朽者三而一曰功自井田法泯溝洫亡制然而土非水罔作乂水之所在官私錯淆兼并侵獨富貧偏之而爭紛起田用失利農亦生惰長民者非良不為之加意況齊民乎然而不以人廢天行吾義以達吾仁不計功干譽而君子之道興功不朽焉惟賢者能之江南田多患水其塍壤不得水患亦與過水一笱非已產

視槁荒恬然安知天不亡仁義有華氏馬華雄無錫久
矣乃嘉靖癸未甲申四方凶江南最甚無錫四郊一望
赤烈焦溝燥釜不辨畎畝監司郡縣下令勸分華之彥
從龍時以冑監生居内憂其心自親親而不能遏於仁
民然而在觀志之辰罔外其用時其嚴父太學君時禎
用令興發以應最諸巨室先殆千金馬邑博士江君董
其事言於大夫陳君君曰令吾邑君子皆太學也吾邑
小人其獨不知旱癀乎太學尋謁選去從龍治母夫人

冢負土往來見二涸川焉鄰家者曰景雲鄉之廟橋涇鄰家者曰揚名鄉之九里涇相去三里其廣三丈延共三百餘丈從龍曰濬以灌可以補天闕還地功人獨分彼我歸天地於有憾吾能為之而弗可專也即飛書啟太學鄉有水可利兒力能與之請大人命太學答可從龍亟舉事傭者受其直督者劾其工閱月而竣費白金百有二十兩始於仲冬辛酉畢季冬之辛卯於是水發田治僅救數千頃鄉老文頌請從龍記於石從龍曰非

吾志衆乃來致于余夫仁義者天地以之而育物聖賢用之以養民細人以利害或戕之唯賢者存焉天地聖人或有不及賢者得推其所存以補之浚川之事其類也從龍非賢者與昔我鄉先正范文正公寔有此仁義而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其在郡憂吳中水利以劉上時宰今從龍亦方宅艱恤而念民荒不得以言達達者而以身作功是庸詎以所及小大計其心即文正之心也循其地究其力而仁義充其分矣假令其分力可

四海是從龍之仁義及四海從龍方來地分未可濱涘如范公後來勲業有不可同乎哉余既記其事括其大旨為銘曰

天利仁義地利水泉農濬濬地士濬濬天天達地義而士乃賢二涇涓涓四海沛然鑒于川銘于川從龍賢哉

淮晉氏先德碑銘

維正德七年南京太學生淮陰晉書將以冬十一月葬其考散官府君於邵東七里塘趙家原之先塋既有銘

表又惟其三世幽德鍾紹而墓稍有離合倩余叙述之并著厥德行閲歴大槩以碑於塋前用語來者爲紀之曰周武王子叔虞封唐更號爲晉其後子孫遂以晉氏吾蘇之崑山有族焉曰福一髙皇帝時入赤籍于大河是爲淮族之始福一妃徐氏生處士傑字世傑宣德中從王事于役西海死之子孫以木主招䰟而巢即今墓之始穴也其行歴未悉大帥素位而行夷險不苟變者甞自號素菴亦可以占志也其配張氏罹荼割隶操不

貳既沒祔君之宮生處士文字廷善性孝痛父卒三不
吊而非其皋纔十齡哭不輟聲聞人道西洋二語便慟
絶家人絶口焉稍長每西向長號曰海乎天乎㫖仇吾
父聞者盡酸鼻事母張極甘適若非孤貧者執行恭慎
信而有恒妃徐氏協德媲行以勤腴其家歿祔葬墓次
生三子曰瓛琛琰瓛字宗器其行先孝敬脩己與人有
理道制事必以義以時例授七品散官而情度蕭遠别
自稱江湖散容五十九而卒與配詹氏俱從葬生子策

癸死亦附旁穴琛字宗玉即書父也其為人亦惟彝倫之攸篤毋屬纊適不在舍奔迓哭死復蘇至三四喪祭誠慤宜于兄弟飭于言動口不酒體不綺檢身若將墜諸淵生産作業常劬瘁於遠外亦以例授散官惟大行式重於鄉殆所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也生正統丁卯卒今歲年六十六妃李繼蔣有二子長即書次曰語琰字宗秀大河衛千户卒葬他地夫人所願乎其身者以配命求福願其先以善餘慶後以繼述然而

元鈞鼓運理附氣麗或完或虧積而求之徐而荅之大應於終獲不負耕也已晉氏之世没寧存光尚其達于永久用為勒銘俾登祭封埽之餘歌以永思垂作恒勸其無不可者辭曰

晉出唐叔惟武之穆遐哉孫子以國氏族有係東南自崑而淮福一胥宇基肇于來素蓄是述民義斯力王事靡盬君子于役悠悠蒼天西溟乃宅胡憖三德而罹六極廷善克紹克紹克孝惟恫降割旻昊不吊創鉅痛深

沒齒之悼孰爲精衛俾渤恒燠居恭執敬忠信慥慥前
衡叅倚有矚恒瞭乃及宗器龔休濟美惟敬勝怠以義
制事代檀坎坎蕭閑江海散官淵淵惇于有倫毀幾滅
性宜其季昆法刑閨門人靡間言綺弗被體醴莫濡唇
師殷作儉法夏爲勤三葉四夫萃宫一丘文孫太學誠
孝油油載命于朝貤寵孰侔刻詩牲石永祀斯留庶幾
錫類式共芳猷

監察御史前長洲令俞君遺愛之碑

成天下之務者才才達而勲樹得天下之心者德德浹而愛留銘伐太常不能免春閨枯骨之夢歛益家帑適以賡聖門鳴鼓之攻語曰有恥且格貴以德也詩曰召伯所茇重去思也故室無織蒲則鞭蒲威於鈇鉞政無苛虎則郊虎弭於河渡甚哉天下之勢才不當事必僨而克之者猶矢釋筈櫛解髮決防而翼風也愛不自中則憓而獲久者猶鼓之答桴風之抑草而揚水燕子之懷而荆母之喻也盡二道者今兹俞君遺愛之謂乎君

浙人也其字汝成英鍾河岳慶始公侯身兼美於四科品當第乎千俊乃以正德辛未進士來筮宰我長洲百辟之難者郡邑而令其尤也百郡之雄者吾蘇而長洲其首縣也然且罹多事之辰因不秋之歲士僅持身而之用則官事叢矣或饒吏幹而寡守則烝人痡矣惟君以清德厲己而英畧理人軒鏡胸懸舉之則萬形齊燭禹鼎韞匵莫之則千奸莫逃廉金返於四知劇務敏於一吷剛正以肅上下蓬衆而必從麻温恭以接士儒鶴

嗚而和在子初民之最患者賦役不平及羡餘之賄也君嵗籍均傜貲力足給其外無羸留焉里長供正之外日持財以應無名不時之需謂之買當費至不訾君力省之有禮義所不可已者稍令應之視昔減裁亦不訾焉私居服御百用單薄食不兼味泊然寒素賓客留欵三年未嘗割雞於時上官與君異操科需雨下君一切倚閣不顧上者愠甚而末如之何也僚屬處聚莊以涖之莫不嚴憚至於胥徒卒皂不容一跡闖於燕居及乎

儒業子弟庠生雍士接教以禮文化忌興縣之田賦浩
澖侔越藩郡徵斂稱艱君謐然為之不苛而夙辦訟牒
穰沓訟繫叢積君每事當前一訊立決片言折獄恢有
餘地圄犴虛寂殆幾刑措於是士庶交懷朝野騰譽既
而忽以憂去羣黎婦稚歎惋蔀室相與聚金以獻賻亡
旌懲君頷而卻之衆不敢強持返殆將千金焉嗟夫天
下之安危在民民之安危在后后之安危在守令得失
上未始不仰重乎下下者每自失之其故何哉葢亦乏

其本矣且士之建業有臨事而辦者乎吾未見也其必蓄之素矣民之思往有儌倖而獲之者乎吾未見也其必由諸中矣欒布往而社作狄公去而祠興陽山以韓姓字子魏人為稚珪肖像是可假也孰不可假噫嘻凡人之情寤寐不足乃及詠歌齒牙有窮爰謀金石繇斯以後賢者繼之民則思曰昔我俞侯盍同道矣其或不然民則思曰失我俞君今安得矣是民無觸而弗思思無時而有渝也豐碑窮碣載瞻載慕匪實稱名孰能享

此為斯願者四民攸同今之所舉者太學生若干人曰
華慶良慶玄何子忠某某

吳縣令鄘君遺愛碑

日月容光天無吝照而局於躔者有限江河潤物人皆
仰沬而蒙其福者不忘安上治民實存良牧至於安之
深而三績必陟治之久而百里難淹於是恩以陟而始
周澤由去而愈覺上之志下之思皆天也今夫地望莫
重於江南臣工莫艱於今長故曰鞭蒲者罷投巫者酷

推而究之在在東濕也況吳之為聚也巍巖巨浸財賦區數士豪商雄月旦紛午異時為之者惟跋㚄之患弘治癸丑天子策士於廷得任丘鄺君璠明年吏部以吳縣缺令聞天子曰鄺某可君來曰是惟國家扶馮又特雄緊非堅其操立而宏其範模者不可我知為之者矣蓋君天授英絶才力豪挺明有以洞閫奥知有以斡樞鈐勇有以辟強禦果有以樹事功壽焉而無弗獲擬焉而無弗中興焉而無弗成簠簋修潔其持躬也廉燓食

忘寢其程力也勤衰多益寡其科賦也平均番時使其力役也準左吐右按其禮才也篤予明奪公其聽訟也神飭禮舉義不可具指始學宮多闕觀乃引闢正門購拓隅隧移廨植表昉造射圃於邑治則載新門舍祠表尤詳於囹圄之間嚴慎周完囚免非命遠近杠梁鼎立仍葺者以數十計而西成渡水最鉅疏川滌瀦不一而歸涇之復最便他如洞庭諸山秏稅之永蠲者歲六千三百有奇凡制使來協有司集衆思以事事者往往君

之稗效為多仕優退食又刻樓氏耕織益以治生日用曰便民圖纂與吳越春秋吳中金石諸編流布甚多或研精吟事意致深切辭華淵雅延鄒召枚賡載連牘於是桑稼絛登絃歌嚮膺人民育而魚鼈若姦盜息而鼠雀稀八年于茲六事交乂今歲壬戌朝于京師天子曰邑固壯不足以羈吾良惟嶽之貳佐守女其往哉君乃拜命以行君既往邑之僚屬士庶懷戀不已判簿喻君秉姜君亮幕史蘇君信吏李鎧吳孝粮塘里老王縉徐

英沈進陳震等千二百人思紀遺愛樹之風聲僉議旣
諧委筆於僕凡君先後建置邦之尊達如少宰吳公王
公以及其他紀勒豐赫懸諸不刊矣惟古之論政孔子
曰獲乎上有道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聖人亦若
是耳吳乎今之談者或一道焉突梯脂韋模稜三尺以
從彼曰所以獲上也虐焭畏高自欺於一朝之革面曰
吾民已歸矣其然豈然吾未敢信葢所謂獲與歸者振
古難之而今倍焉古難獨以已今難兼以人已可力人

不可力是以曰倍然君子亦曰已而已矣奚人之問矧所謂已者天之理也天之所定孰得而遷之是故聖人法天命運天機於此拔擢而崇進之其來未可以涘而因以知君之得於上下者由其合於聖言所以久而徵去而思其效不於他而於此故曰天也非人也嘻其懋哉於乎翦石鑱金永口於碑衆有誠思我無僞詞

懷星堂集卷十四